

十三經

十

三

經

春秋公羊傳序

漢何休撰

唐陸德明音義

漢司空掾任城樊何休序

音義

掾弋絹反

疏

解云漢者巴漢之間

地名也。於秦二世元年諸侯叛秦。沛人共立劉季以爲沛公。二年八月沛公入秦。秦相趙高殺二世。立二世兄子嬰。冬十月爲漢元年。子嬰降。其年春正月。項羽尊楚懷王以爲義帝。其年二月。項羽自立爲西楚霸王。分天下爲十八國。更立沛公爲漢王。王巴漢之間四十一縣。都於南鄭。至漢王五年冬十二月。乃破項羽軍。斬之。六年正月。乃稱皇帝。遂取漢爲天下號。若夏殷周既克天下。乃取本受命之地爲天下號云。司空者。漢三公官名也。掾者。卽其下屬官也。若今之三府掾是也。任城者。郡名。樊者。縣名。如何名休。字邵公。其本傳云。休爲人質朴。訥口。而雅有心思。精研六經。世儒無及者。大傳陳蕃辟之。與參政事。蕃敗。休坐廢錮。乃作春秋公羊解詁。覃思不闕。門十有七年是也。序者。舒也。

敘也。舒展已意，以次敘經傳之義。述已作注之意，故謂之序也。

昔者孔子有云。

疏

解云：昔者，古也。前也。故孝經云：昔者明王。鄭注云：昔，古也。檀弓上篇

云：子疇昔夜夢。注云：昔，猶前也。然則若對後言之，即言前。若對今言之，即言古。何氏言：前古，孔子有云云。

言也。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

疏

解云：案孝經鉤命決云：孔子在庶德，無所施功。

無所就，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是也。所以春秋言志在孝經，言行在春秋者，賞善罰惡之書，見善能賞，見惡

能罰，乃是王侯之事，非孔子所能行。故但言志在而已。孝經者，尊祖愛親，勸子事父，勸臣事君，理關貴賤

臣子所宜行，故曰行在孝經也。此二學者，聖人之極致。

疏

解云：二學者，春秋孝

經也。極者，盡也。致之言至也。言聖人作此二經之時，盡已至誠而作之，故曰聖人之極致也。

治世

之要務也。

疏

治直

疏

解云：凡諸經義等，皆治世所

是尊祖愛親，有國家者，最所急行。故云治世之要務也。言治世之精要急務矣。祭統云：凡治人之道，莫急

於禮。禮者謂三王以來也。若大道之時。禮於忠信爲
薄。正以孔子修春秋。祖述堯舜。故言此。考諸舊本。皆
作也字。又且於理亦宜。傳春秋者非一。疏解云。孔子
然若作世字者。俗誤已。無窮。知秦無道。將必燔書。故春秋之說。口授子夏。度
秦至漢。乃著竹帛。故說題辭云。傳我書者。公羊高也。
戴宏序云。子夏傳與公羊高。高傳與其子平。平傳與
其子地。地傳與其子敢。敢傳與其子壽。至漢景帝時。
壽乃共弟子齊人胡毋子都著於竹帛。與董仲舒皆
見於圖讖是也。故大史公云。董仲舒廣川人也。以治
春秋。孝景時爲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受
業。或莫見其面。董生相膠西王。疾免歸家。以修學著
書爲事。終不治產業是也。又六藝論云。治公羊者。胡
毋生。董仲舒。董仲舒弟子。嬴公。嬴公弟子。眭孟。眭孟
弟子。莊彭祖。及顏安樂。安樂弟子。陰豐。劉向。王彥。故
曰。傳春秋者非一。舊云。傳春秋者非一者。謂本出孔
子而傳五家。本據亂而作。疏得端門之命。乃作春秋。
故曰。非一。公取十二。則天之數。是以不得取周公成王之史。而
取隱公以下。故曰。據亂而作。謂據亂世之史。而爲春

也。其中多非常異義可怪之論。

首義

論。盧困反。下持論同。

疏解云。

由亂世之史。故有非常異義。可怪之事也。非常異義者。即莊四年。齊襄復九世之讎而滅紀。僖二年。實與齊桓專封是也。此即是非常之異義。言異於文武時何者。若其常義。則諸侯不得擅滅。諸侯不得專封。故曰非常異義也。其可怪之論者。即昭三十一年。邾婁叔術妻嫂而春秋善之是也。說者疑惑。

疏

解云。此說者。謂胡毋子都董仲舒之後。莊彭祖顏安樂之徒。見經傳與奪。異於常理。故致疑惑。至

有倍經任意反傳違戾者。

疏

解云。此倍讀如反背之背。非倍畔之倍也。言由

疑惑之故。雖解經之理。而反背於經。即成二年。逢丑父代齊侯當左。以免其主。春秋不非。而說者非之。是背經也。任意者。春秋有三世異辭之言。顏安樂以為從襄二十一年之後。孔子生訖。即為所見之世。是任意。任意者。凡言見者。目觀其事。心識其理。乃可為見。故演孔圖云。文宣成襄。所聞之世也。而顏氏分張一公而使兩屬。是其任意也。反傳違戾者。宣十七年六月癸卯。日有食之。案隱三年傳云。某月某日。朔日有

食之者。食正朔也。其或日或不日者。或失之前。或失之後。失之前者。所在前也。謂二日乃食。失正朔於前。是以但書其日而已。失之後者。朔在後也。謂晦日食。失正朔於後。是以又不書日。但書其月而已。即莊十八年三月日有食之是也。以此言之。則日食之道。不過晦朔與二日。即宣十七年言日不言朔者。是二日明矣。而顏氏以為十四。其勢雖問。不得不廣。**疏**言說日日食。是反傳違戾也。

者。疑惑義雖不是。但其形勢已然。故曰其勢雖復致問。不得不廣。引外文。望成其說。故曰不得不廣也。一說謂顏莊之徒。以說義疑惑。未能定其是非。致使倍經任意反傳違戾。是以何氏觀其形勢。故曰其勢雖適畏人同難。故曰維問。遂恐已說窮短。不得不廣。引外文。望成已說。故曰不得不廣也。維誤為雖耳。是

以講誦師言。至於百萬。猶有不解。**疏**解云。此師謂胡黃之前。公羊氏

之屬也。言由莊顏之徒。解義不是。致他問難。遂爾謬說。至於百萬言。其言雖多。猶有合解而不解者。故曰

猶有不時加釀嘲辭。**疏**嘲。陟交反。**疏**解云。顏安樂等解。此公羊。苟取頑曹

解矣。

之語不顧理之是非。若世人云。援引他經。失其句讀。

疏解云。三傳之理。不同多矣。羣經之義。隨經自合。而

主人錯亂。故**以無為有**。**疏**解云。公羊經傳本無以周

及莊顏之徒。以周王為**甚可閔笑者**。**疏**解云。欲存公

天囚。故曰以無為有也。笑其謬妄也。不可勝記也。**疏**解云。言其可閔笑處

記。是以治古學貴文章者。謂之俗儒。**疏**解云。左氏先

時謂之古學。公羊漢世乃興。故謂之今學。是以許慎

作五經異義云。古者春秋左氏說。今者春秋公羊說。

是也。治古學者。即鄭眾賈逵之徒。貴文章矣。謂之俗

儒者。即繁露云。能通一經曰儒生。博覽羣書號曰洪

儒。則言乖典籍。辭理失所。名之為俗。教授於世。謂之

至使賈逵緣隙奮筆。以為公羊可奪。左氏可興。**疏**解

賈逵者。卽漢章帝時衛士令也。言緣隙奮筆者。莊顏之徒。說義不足。故使賈逵得緣其隙。漏奮筆而奪之。遂作長義四十一條。云公羊理短。左氏理長。意望奪去公羊。而興左氏矣。鄭衆亦作長義十九條。十七事專論公羊之短。左氏之長。在賈逵之前。何氏所以不言之者。正以鄭衆雖扶左氏而毀公羊。但不與讖合。帝王不信。毀公羊處少。興左氏不強。故不言之。豈如賈逵作長義四十一條。奏御于帝。帝用嘉之。乃知古之爲真也。賜布及衣。將欲存立。但未及而崩耳。然則賈逵幾廢公羊。故特言之。恨先師觀聽不決。多隨二創。

疏

解云。此先師戴宏等也。凡論義之法。先觀前人之理。聽其辭之曲直。

然後以正義決之。今戴宏作解疑論。而難左氏。不得左氏之理。不能以正義決之。故云觀聽不決。多隨二創者。上文云。至有背經任意。反傳違戾者。與公羊爲一創。又云。援引他經。失其句讀者。又與公羊爲一創。今戴宏作解疑論。多隨此二事。故曰多隨二創也。而舊云公羊先師說公羊義不著。反與公羊爲一創。賈逵緣隙奮筆奪之。與此世之餘事。

疏

解云。何氏言先師解義。雖曰不

是但有已在。公羊必存。故曰此世之餘事。餘未也。言戴氏專慮公羊未申。此正是世之末事。猶天下閑事也。舊云。何氏云。前世之師說此公羊。不得聖人之本旨。而猶在世之末說。故曰世之餘事也。斯豈

非守文持論敗績失據之過哉

解云。守文者。守公羊之文。持論者。執

持公羊之文。以論左氏。即戴宏解疑論之流矣。敗績者。爭義似戰陳。故以敗績言之。失據者。凡戰陳之法。必先據其險勢。以自固。若失所據。即不免敗績。若似公羊先師。欲持公羊以論左氏。不閑公羊左氏之義。反為所窮。已業破散。是失所依據。故以喻焉。余竊悲之久矣。**解**云。何邵公精學十

五年。專以公羊為已業。見公羊先師失據敗績。為他左氏先師所窮。但在室悲之而已。故謂之竊悲。非一朝一夕。故謂之久。後拜為議郎。一舉而起。往者略依陵羣儒之上。已業得申。乃得公然歎息。

胡母生條例多得其正

解云。胡母生。本

傳授董氏。猶自別作條例。故何氏取之以通公羊也。雖取以通傳意。猶謙未敢言已盡得胡母之旨。故言

略依而已。何氏本者作墨守以距敵。長義以強義。為廢疾以難穀梁。造膏肓以短左氏。蓋在注傳之前。猶鄭君先作六藝論訖。然後注書。故云往者也。何氏謙不言盡得其正。故言多爾。故遂隱括。使就繩墨焉。括。古奪反。結也。解云。隱謂隱審括。謂檢括。隱審檢括公羊。使就規矩也。然則何氏最存公羊也。而識記不見者。書不盡言故也。而舊云善射者隱括令審射必能中。何氏自言已隱括公羊。能中其義也。凡木受繩墨。其直必矣。何氏自言規矩公羊。令歸正路矣。

春秋公羊傳序考證

序疏○

臣照

按唐志惟載春秋正義三十六卷孔穎達

等撰又楊士勛穀梁傳疏十二卷而公羊疏不言撰
人是以宋刻十三經疏惟公羊不書撰疏名氏歷代
相沿至今今攷唐志固不言撰疏人名氏宋志則旣
以公羊疏三十卷與孔穎達左傳正義楊士勛穀梁
疏並列矣又云徐彥公羊疏三十卷不知同乎異乎
抑共此一書特前後重見以傳疑乎馬端臨文獻通
考謂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而王應麟小學紺珠
直謂公羊疏徐彥撰倘卽宋史所據乎抑別有攷也

臣宗楷

按志言三十卷而今世所傳止二十八卷竊疑何休序文當自爲卷首僖十六年春王正月陸德明釋文云本或從此下別爲卷後人以僖卷大輒分之爾則三十卷之謂也今仍舊貫而識其說于此

疏二年八月沛公入秦○

臣召南

按二年八月應作三

年八月漢書高祖紀可考也又疏云六年正月乃稱皇帝遂取漢爲天下號應作其年二月漢書高祖以五年十二月斬項羽卽以春二月甲午卽皇帝位于汜水之陽安得云六年正月乎舊本並同未敢遽改序傳春秋者非一疏故春秋之說口授子夏○監本誤

作子貢今改正

又疏睦孟弟子莊彭祖及顏安樂○

臣照

按莊彭祖

卽嚴彭祖後漢以明帝諱莊爲嚴如莊忌莊助皆改稱嚴忌嚴助是也

又疏安樂弟子陰豐劉向王彥○

臣召南

按陰豐當

作泠豐前書儒林傳顏安樂授淮陽泠豐及淄川任公由是顏家有泠任之學是也又按劉向始學公羊後受穀梁又按前書無王彥而有王亥卽與尹更始劉向周慶丁姓同以穀梁議石渠者後書賈逵兼通穀梁五家之說注云五家尹更始等又作王彥未知

孰是

往者畧依胡母生條例多得其正疏何氏本者作墨守

以距敵○

臣浩

按本者二字理不可通者字疑當作

著字與下句連讀墨守長義癘疾膏肓四書名

春秋公羊傳序考證

春秋公羊傳原曰

春秋公羊經傳解詁隱公第一

音義

解詁佳買反何

休學

音義

學者言為此經之意

疏

隱公經傳解詁第

公羊何氏題云春秋者一部之總名隱公者魯侯之
諡號經傳者雜繹之稱解詁者何所自目第一者無
先之辭公羊者傳之別名何氏者邵公之姓也今定
本則升公羊字在經傳上退隱公字在解詁之下未
知自誰始也又云何休學今案博物志曰何休注公
羊云何休學有不解者或答曰休謙辭受學於師乃
宣此義不出於己此言為允是其義也問曰左氏
以為魯哀十一年夫子自衛反魯十二年告老遂作
春秋至十四年經成不審公羊之義孔子早晚作春
秋乎答曰公羊以為哀公十四年獲麟之後得端門
之命乃作春秋至九月而止筆春秋說具有其文○
問曰若公羊之義以獲麟之後乃作春秋何故太史
公遭李陵之禍幽于縲紲乃喟然而歎曰是余罪也
夫昔西伯拘羑里演易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屈原放